

笑不出来的

中国青年报评论部编

幽默



华艺出版社

笑不出来的幽默

中国青年报评论部编

253

0

艺出版社

笑不出来的幽默

中国青年报评论部编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笑不出来的幽默/中国青年报评论部编.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142-168-X

I. 笑… II. 中… III. 评论-中国-文集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7512 号

笑 不 出 来 的 幽 默

中国青年报评论部编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仰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8 印张 172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2000 册

ISBN 7-80142-168-X/I · 108

定 价: 10.00 元

目 录

正视“矮化”	毛志成 (1)
被代表了一次	赵 维 (4)
白云蓝天看一眼多少钱	高 云 (7)
刘雪庵“生不逢时”	蒋家平 (9)
“牦牛”进商场的悲哀	亦 杰 (12)
魔术师的手帕	郭振亚 (14)
“纳妾”现象析	宋志坚 (16)
路在前面，你走好！	叶廷滨 (19)
别人的孩子	潘多拉 (22)
多大点事儿？	刘 健 (25)
早熟	金陵客 (28)
事出有因	晓 晨 (31)
是谁想不开？	孙春平 (34)
面子·帽子·票子	闻 启 (37)
春的质量	毛志成 (40)

收买印象·····	冯日乾 (43)
问候的艺术·····	亦杰 (46)
面北养耻·····	赵廷鹏 (49)
“精神贵族”别议·····	毛志成 (51)
屠龙之技·····	陈小川 (54)
招摇的“狐狸尾巴”·····	赵维 (57)
谁能把稳公平·····	王乾荣 (60)
何其不幼稚·····	潘多拉 (63)
可怕的误导·····	邓高如 (66)
不入麻协·····	毛浩 (69)
姜太公在此·····	赵廷鹏 (72)
佳偶难觅·····	陈小川 (74)
强盗与拾荒者·····	孙立先 (77)
“濒危物种”的变异·····	叶延滨 (80)
“饱食文学”的困惑·····	毛志成 (83)
谁为最·····	陈小川 (87)
预言家的命运·····	赵廷鹏 (90)
笑不出来的幽默·····	高云 (93)
跪的升级·····	苏天生 (95)
“半篇文章”的艺术·····	许家祥 (98)
中国学生会杀龙?·····	陈小川 (100)
内部装修·····	郭庆晨 (103)
官场“不败术”·····	叶延滨 (106)
比追星可怕千倍·····	刘洪波 (109)
杀了一个张金柱·····	亦杰 (112)
灰色腐败·····	宋志坚 (115)

“衙内”纵横谈·····	毛书征 (118)
规范“硬件”·····	王艾宇 (121)
并非巧合·····	郭庆晨 (124)
传销商的狂言·····	王若谷 (127)
脚下的石头·····	叶延滨 (129)
缩头与伸头·····	刘洪波 (132)
欲壑论·····	金陵客 (135)
清官不到头?·····	柳玉柱 (138)
“头版头条”病·····	盛 晟 (141)
“执法不严”详解·····	仲 鹿 (144)
萝卜与坑·····	叶延滨 (147)
船去杯来看热闹·····	何 东 (150)
“最差作家”资格·····	王乾荣 (153)
帮闲新说·····	刘臻仲 (156)
拆解“人事”·····	郭庆晨 (159)
您可得饿着·····	陈小川 (162)
挖山仍须愚公·····	陈鲁民 (165)
别说梦话·····	陈小川 (168)
论“揣摩”·····	金陵客 (171)
开口的基本功·····	叶延滨 (174)
“内部规定”·····	孙大圣 (177)
是非和标准·····	王得后 (179)
走出“无为文学”·····	毛志成 (182)
吃权新招·····	梅桑榆 (185)
如今“小姐”故事多·····	陈鲁民 (188)
透过现象·····	宋志坚 (191)

“资源”新概念·····	尚德琪 (194)
装憨 ·····	孙建清 (197)
谁醉谁醒 ·····	冯日乾 (199)
“实绩”这个词·····	郭庆晨 (202)
在同一张报纸上 ·····	毛志成 (205)
惊闻“高论” ·····	陈鲁民 (208)
你有几个好“上帝” ·····	孟 波 (210)
我们如何讲卫生 ·····	潘多拉 (213)
失意忘形 ·····	杜树人 (215)
唱错的歌 ·····	孙立先 (218)
染发的联想 ·····	梅桑榆 (221)
“最”文化之误·····	陆士华 (224)
“神话池”的神话·····	赵廷鹏 (226)
“亮红灯”的民主性·····	宋志坚 (229)
重阳乱弹 ·····	毛 浩 (232)
异味批评五种 ·····	毛志成 (235)
害怕“学习” ·····	宋子牛 (238)
动物是人的什么? ·····	王乾荣 (241)
说几句废话 ·····	邢 山 (244)
酷哥辣妹与“同志” ·····	赵廷鹏 (247)

正视“矮化”

毛志成

眼下是文化人（如作家、评论家、理论家等等）最有自我欣赏感，且是各种闪光徽号（如誉称、职称等等）发放量最多的年代。

然而，打开天窗说亮话，文场上的人格矮化、文格矮化现象似也空前醒目。

有的矮化，我们已经认了账，但也只是止于认账，旋即又为这个矮化陶醉起来，美滋滋起来，乃至认为这个矮化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美”，古人、前人还达不到这种标格。譬如眼下出了一种“小女人文学”，作者很为自己敢于自称“小女人”而得意。如果自称“小女人”是一种谦虚，是一种自知之明，并对自己比不过前代“大女人”——如比不过写出“拼将十万头颅血，暂把乾坤力挽回”诗句的秋瑾，比不过写出《牛虻》那样大气小说的伏尼契——供认不讳兼之颇有汗

颜，当也不失为一种自强意识；怕就怕做了“小女人”之后，反倒蔑视前贤，认为“她们算老几”！

还有一种矮化是连账也不认，岂止不认账，还索性认为自己比前代的“高人”还了得，至少是一般高。譬如近年来讨论诗的不景气原因，大多认为社会太俗气、太近视，拿不出哗啦哗啦的钱来“养”诗，“养”诗人，“养”诗刊，并认为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即使屈原在世，拜伦再生，裴多菲还魂，也照例会被冷落掉，被埋没掉。殊不知上面提到的那三位，不仅不看重钱，简直连命也舍得献出来的，他们的很多诗都是用笔蘸着自己的血写成的。而且就诗的品位来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似与眼下流行的围绕异性瞳孔、异性睫毛而大涌其意识流之作，也不可同日而语。

说到文格，似也是与上述的人格矮化同步的。《红楼梦》号称鸿篇巨制，号称经典，是名副其实的。别的不说，单是涉及的实在人物，包括有姓、有名、有称谓、有模样的，就达 970 多位。《三国演义》涉及的人物更多，在 1100 位之上。《水浒》少些，也达 870 名。至于人家涉及的社会风情、历史年号、地理方位、生活知识，乃至认字量、识词量，都高出我们不知多少级品位。《三国演义》中的随便一笔“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那是作者核查了多部史籍才落笔的，不似眼下作家随便一挥笔写下的“三星正南了”。你若问他“三星正南”指该季节夜里几点几分，他准茫然。《西游记》第 86 回写了个野菜宴，江苏淮安才子吴承恩一气写出了近 70 种北方野菜名号，而且无一杜撰。我们成么？

人格矮化，文格矮化，本身没有什么，何况也有客观原

因。中国从古典农业文明（农民统治者的文明）转化为现代农业文明（小农自身的文明）是从四十多年前开始的，毕竟时间很短。再加上这几十年的文化削尖政策，参天大树也难以很快出现。假如几十年前、几十年中我们很谦虚，能认识到我们这些当诗人的、当作家的在标格上无非是些“文化小农”，在精神品格上既未升腾成“无产阶级”，在文墨功力上又大逊于古典作家，能正视我们至今也未成为文化乔木，我们的文坛风气、文学质量就可能比我们实际看到的要清正得多，成色高得多。不幸的是我们犯了矮化群落中常常要犯的毛病——热衷于跳着脚地自标“巨人”。当年，我们就自封过“无产阶级作家”之类，大要过“笑看天下谁能敌”的脾气。今天呢，文坛发放的和我们抢到手的闪光帽子，如“名家”、“大家”、“大师”之类，似也举世无双，多得铺天盖地。这些证明什么呢？只能证明我们确实已经矮化，只能靠凭空跳上几跳来增身高。

眼下很多“名家”、“亚名家”、“准名家”的文章，写得都很“大”，口气大，脾气大。其实，即使你已经当了教授，也不必太当真。1926年，鲁迅与陈源论战时，只是个讲师。但将人家此前的著述摆在今天的教授面前，能统统读懂读通的又何尝不是全部、大部！

承认了矮，才有可能高起来。

（1998年11月11日）

被代表了一次

赵 维

1997 年的 12 月 6 日是个星期六。这厢我刚打开电脑，那边的电视上欢呼声大作。紧接着是电视播音员兴奋得变了调的声音：大连万达队以全胜的纪录，获得本次甲 A 联赛的冠军。我代表全市和全省人民，向万达队的球员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谢谢你们！

本人不看足球，亦对“甲 A”“甲 B”一类事件不感兴趣。但本人是“全省人民”中的一分子，从没委托过该播音员向万达队的球员们表示感谢。赢了当然比输了好，但踢球是你的职业，挣着丰厚的工资、奖金、出场费，往好里踢是应该的。感谢从何谈起？我想，“全省人民”中不拒绝这种“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但没委托那位播音员向球员表示“最诚挚的谢意”的肯定更是绝大多数。我们的被“代表”，仿佛被人收缴了数额不大的“份子钱”，既然和那位播音员荣幸地生

活在一个省里，他就有用不着和你商量的代表权，做主替你把好话掏出去了。

如果拿被强行“代表”这件事状告别人侵权，法庭若问：“侵了你的什么权？”该怎样回答？如果给播音员去封信，提出下回再有类似的事情，请别代表我。播音员总会笑遇到了个神经病。

这类“代表”属于无意识行为，播音员在代表时，不仅不会考虑到“全省人民”中还有我这样一个平头百姓是否允许他代表，而且连省长、省委书记这样的领导，各路名人的意见也用不着征求的。兴之所至，祝贺的话而已，如果较真，不仅播音员这行没法干了，就是一些领导的工作难度也不知加大了多少倍。在一些礼节性的场合，“我代表”全市人民、全省人民的讲话，如果被代表的都是我这样想法的人，那还不难为人？况且代表你一次又不是让你付出多大的本钱，对你无损无伤。

多数的时候被强行代表了一次是无感的，有的时候就被代表得别扭，不舒服。听各种“班”的辅导，好不容易盼着结束了，主事的边鼓掌边代表大家感谢“精彩报告”，报告人熟练地朝台下点头致意，偏偏你又在他那个“点头范围”之内，仿佛是你真的发自内心感谢他似的。

这种被代表有些轻度不舒服，但不碍事。避免这种不舒服的被代表，往往是人生技巧的一部分。公布晋职称、提取名单一类会议，总有一些人不参加。我估计有些人可能就是怕被代表。人家晋了升了，而且不如你“应该”，甚至采取的是不光明手段。到那个场合听主事的一声：“让我代表大家对这些同志表示祝贺”，然后跟着鼓掌，这不舒服就很有刺激性

了。但感到这种不舒服的毕竟属于“个别”，个别的识相点，避免被代表是聪明之举。既没耽误别人被代表，又避免了自己受刺激。

有些情况下的被代表不仅是不舒服，而且是权利的被剥夺。有个村的干部代表村民和自己的亲戚签了出售集体山林的合同，全村上百口，几十年攒下的财富，被村干部仨瓜俩枣地代表出去了。可见，被人代表在有些情况下是有凶险的，过去被卖到妓院里的妇女多是被人代表在卖身契上签字的。这类事情现在不大听说了，是世道清平的一个标志。不过前几天听到一个被代表的消息，却觉得世道还没清平到让人可以放心的程度。几名大学生找到一份职业，上了不到二十天的班，工资没领一文，却背上了十几万元的债务。原来厂长代表企业办了个假破产，将资产席卷一空，于是刚刚入厂的这几名大学生和其他工人一道，成了债务人。这种身不由己的被代表，在目前的社会中是一种不鲜见的现象。工人在那里苦干，却不知厂长代表他们把他们的血汗给小姨子一类亲友做买卖去了，或者干脆给了情妇、姘头一类人物挥霍。

如此看，只是被代表向哪个球队或者明星表示谢意，真是福气了。

(1998年1月7日)

白云蓝天看一眼多少钱

高 云

很莫名其妙的一个设问，对不对？

你若不知道黄河边上的一段奇闻，保准这么想。我是南方人，没去黄河的洛口一段看过。不过，想来那儿风景雄奇甚矣，引得天下人趋之若鹜，心向往之。因此，富于“经济头脑”的人心有灵犀，不点也通，终于悟出这心向往之里头的“含金量”，于是在黄河岸堤上头筑起一道长长的白色高墙，以作隔断人们瞭望黄河视线的屏障。倘若要想将目光翻过去与黄河见面，对不住，要买门票，请留下二元铜钿……

李白委实应当为自家生得早死得亦早而庆幸，要不，撞上了这堵白色高墙，诗人先生又过于任性飘逸，若千金散尽，被人家拦在墙外，眼巴巴地，如何触发得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兴？就算李白家财殷实，每天有足够的银子在黄河岸边出出入入体验生活，可黄河边儿要是有咱南方常

见的那种奸商来了，再推出点什么别的经营项目，诸如弄个蹩脚马戏班子在河岸上走走套路，再开上几家不大卫生兼又卖点假酒的餐馆，或者再设一座大胆声明有艳姿小姐特殊服务的“洗脚城”招徕客人，谁还有什么写诗的念头呢？

黄河，这条养育中华文明的河流，早先，它给人的，往往是豪壮或悲凉的情愫，如今不知何故，一改旧容，倒把人们的生财智商给大大激发起来了，你不能不说时世造英雄——不过几尺高的墙儿，就轻轻松松往怀里揣了个聚宝盆，谁想得到呢？只是，这儿讲的既是关于“经济头脑”的话题，大概就还得多用经济头脑想想。若要论经营谋财，前提必然是“产权问题”，不知这黄河的“产权”到底归属何人？是全国老百姓，是海内外所有华夏子裔，还是包括古人在内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们？即如那些渴望看看黄河的普通国人罢，倘若硬不肯掏那二元钱的腰包而据理力争，说自己也有一份，你又能说他要求太过么？“产权归属”还八字没一撇，有人就摆开了钱箱子，恐怕已经欠了三分理直气壮，对么？

细细想想，光是圈着黄河卖门票，未免还有些小手小脚，何不遮了天做大买卖呢？蓝天白云，不是比地面上一条河更有魅力吗？不是鄙人忽发奇想信口开河，记忆里美国有部科幻影片，就讲有人设法把天给遮了，谁想上去看看湛蓝天空都得付费。老外的想象力了得，只是这出售“看天权”的大买卖，操作起来，恐怕得有家权力与实力出奇之大的超级公司才行。忧虑着那一天会不会真的来临，咱恐怕从现在起就该攒钱了哩……

（1998年1月8日）

刘雪庵“生不逢时”

蒋家平

刘雪庵何许人也？现在的年轻人怕是鲜有知道的了，但在五六十年前，他称得上是大名鼎鼎，妇孺皆知。“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红，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一曲悲怆、激昂的《长城谣》，唱出多少背井离乡的人们的心声，激起多少人前仆后继抗日救亡的豪情。他还创作了《出发》、《到前线去》、《流亡三步曲》等大量爱国歌曲，宣传抗敌御侮，还参加了许多爱国行动。然而，1936年，他在同学联谊会上即兴创作的一首探戈舞曲，却为他埋下了悲剧命运的种子。这首舞曲在1938年被上海艺华影片公司用作歌舞片《三星伴月》的插曲，并由编剧填上词，取名《何日君再来》。歌词中劝人醉生梦死及时行乐，与抗日氛围极不协调。此后，沦陷区、大后方的舞厅、酒吧，乃至街头巷尾，到处飞扬着“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颓废之音，特别是

经过日本歌星李香兰等人的演唱，更是令人深恶痛绝，给抗战事业带来消极影响。1957年，刘雪庵因此被定罪为“编写黄色歌曲，为日寇张目，替汉奸宣传”而横遭批判，双目失明，流落街头。1985年他在北京悄然辞世。

显然，刘雪庵是个悲剧人物。所谓悲剧，先哲曾说，就是把好的东西打碎了给人看。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曲《何日君再来》，刘的生命之旅应该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他会保持昂扬向上的本色，从而赢得后人的崇敬。然而，仅仅一曲颓废的歌曲就让他成为十恶不赦的“汉奸”、“反革命”，况且这首歌的消极内容还是由别人赋予的，并非出自他本意，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然而，这只是他悲剧人生的一个方面，如果单从他的“一失足”来讲，更为悲哀的，我看还是这首歌曲“生不逢时”，与抗敌救亡的大背景相悖。其实它的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表达的无非是一种哀婉惆怅、消极无聊的男欢女爱。但在特定的社会氛围中，它必然要受到口诛笔伐。要是搁现在，这首歌绝对能火一把。我说这话，决非蛮不讲理的呓语。遍观当今流行乐坛，君不见男星女星光芒四射，男欢女爱如泣如诉，连尚在懵懂之中的男女童星也学会了搔首弄姿，用稚嫩的声音唱出廉价的情和爱。声嘶力竭的，矫揉造作的，顾影自怜的，无病呻吟的，种种缺乏阳刚之气的歌曲比比皆是，随处可见。有一首阴阳怪气的歌甚至这样唱道：“我的爱××，赤裸裸！”本人自认决非新时代的老古董，也并不是反对歌颂爱情，可总觉得如今的爱情歌曲中缺少了积极向上、富有感染力的作品。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歌坛缺钙”，我看是恰如其分的。反观《何日君再来》，虽然消极，